

方苞与桐城秋石

任雪山

木心先生的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，虽自言为诗稿，实际是一本欧游杂记，以诗性之笔，记录了欧洲旅行的遭际与杂感，以及沿途飘荡的歌声与光影。书中有两篇文章比较特殊：《知堂诗素录》和《杨子九记》。它们并不属于欧游观感，而是旅途中的读书笔记。

木心1927年生于浙江嘉兴，对于绍兴的大同乡周作人应该很推崇，在游历世界各地时，还不忘带上周作人的书。但他没有在《杨子九记》文末注明，该文实际是周作人文章《杨大瓢日记》的摘录。《杨大瓢日记》最早刊发于1945年出版的《文史》杂志上，后来收入散文集《立春之前》。木心摘录内容如下：

六月初三日，拜方灵皋、黄际飞，皆不值。

初六日，方灵皋来。

初七日，赴方灵皋，饭。

初八日，作方灵皋《十七帖》《庙堂碑》《兰亭叙》跋。

初十日，书方灵皋三帖跋，又批阅其近文三篇。

十一日，札方灵皋，归其文稿法帖。

十二日，张安谷、方灵皋来，灵皋赠我秋石二饼。

十五日，方灵皋、蔡铨升、张安谷

来，久之不去，不得已饭之。

十八日，夜方灵皋来。

文章结尾，木心非常感慨方灵皋与杨大瓢的友谊：“昔人师友情谊每多如膏似漆者。阅杨子遗记，羨然后现代鳏寡孤独也。”周作人原文也提到，杨大瓢在南京期间，与方苞往来密切，并称二人交情不浅，其证据就是，方苞赠送杨大瓢的“秋石二饼”。只是周作人不理解，大贤方苞为何赠送年迈体弱的杨大瓢以“壮阳”之秋石。这就要从二人的关系以及秋石的功用说起了。

方苞(1668—1749)，字灵皋，又字凤九，晚号望溪，桐城人，生于江宁府(今江苏南京六合留稼村)，为桐城“桂林方氏”第十六世，是清代著名学者、文学家，精研春秋、三礼之学，与刘大櫟、姚鼐合称桐城派三祖，著有《方望溪先生全集》《周官析疑》《春秋通论》《左传义法举要》等。杨大瓢，即杨宾(1650—1720)，字可师，号大瓢，又号耕夫，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少聪慧，工诗古文，善书画。其父杨安城，因张煌言、魏耕反清活动牵连，被流放宁古塔。杨大瓢以孝亲闻名，不乐仕进，清朝初年被举荐“博学鸿词”科，力辞不就，以幕僚为生，著有《啼发堂诗文集》《柳边纪略》《铁函斋书跋》《杨大瓢日记》等。

杨宾比方苞年长18岁，二人的结识应该在北京。康熙三十年(1691)秋，方苞随老师高裔进京，与王源订交。王源喜好交游，方苞通过王源结识杨宾，二人经常参加京津地区各类士人雅集聚会，其中包括万斯同(1638—1702)为修《明史》而每月举行的讲经大会。万斯同(季野)卒后，杨宾作《万季野小传》，方苞作《万季野墓表》。康熙四十六年(1707)六月初五，杨宾到南京，即拜访方苞，此后在南京一个月左右时间里，方苞与杨宾多次见面，讨论双方感兴趣的话题。方苞不时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杨宾看，请前辈指教。有时也会分享家藏的碑帖拓片，如《十七帖》《庙堂碑》《兰亭叙》等，请老先生题跋。

周作人特别疑惑的是，方苞为什么要赠送杨宾“秋石二饼”。秋石究竟为何物？秋石，并非秋天的石头，而是一种中药，又名秋石丹、秋冰等，英国学者李约瑟将“秋石”列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二十六项发明之一。秋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，一般认为西汉淮南王最早炼制了秋石。秋石的原料，从早期的矿石，到人的尿液，再到后来的食盐，现代的秋石一般为食盐炼制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：“方士以人中白设法煅炼，治为秋石。服者多是淫欲之人，借此放肆，虚阳妄

作，真水愈涸，安得不渴耶，惟丹田虚冷者服之可耳。”人中白，即由人的尿液自然沉结而成的固体物。秋石有淡秋石、咸秋石之分，以食盐炼制的为咸秋石。

秋石的主要产地在安徽桐城。康熙年间，桐城已成为秋石的特产地，《江南通志》中有“秋丹，一名秋石，补血生精，出桐城”之说。乾隆年间编修的《大清一统志》和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中也提及秋石为安庆府特产。方以智(1611—1671)的《物理小识》记载以尿液制作秋石之方。1936年的《桐城县志略》，认为秋石是食盐化水后加热烧炼而成。

方苞作为桐城人，对于桐城的特产应该非常了解，因此赠送故乡的“秋石二饼”给前辈友人也就在情理之中。至于周作人引用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之言，认为秋石是壮阳之物，理解过于简单了。秋石，或有间接壮阳之功效，但实际功能很多，可以治疗虚劳羸瘦、骨蒸劳热、中暑、咳嗽、咳血、口腔溃疡、咽喉肿痛、遗精等症状。杨大瓢作为长者，日记中言其身体虚弱，方苞馈赠秋石之意，实为滋补身体，而非壮阳之用。后人诗赞方苞：杨子至金陵，深情有美名。谁知秋石礼，只与故人倾。

扁担

钱续坤

无论来自深山野林的杂木，还是取之峡谷溪涧的翠竹，经过斧砍刀削加工而成的扁担，就其外形特征而言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美感。不信你看呀，那直溜溜的一根，不蔓不枝，没有任何刻意的装扮与修饰，就如同那个最简单的“一”字。然而古人有云：“大道至简，大美无形。”扁担的这种简朴，其实附着许多至美的意象，并且成为担当的隐喻甚至是傲骨的象征。

俗话说：“七分力气，三分扁担。”在过去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农村，扁担与铁锹、锄头、簸箕等一样，是村民家中不可或缺的农具之一；也恰恰正是这种不可或缺，使得看似简朴的扁担在制作时必须有所讲究——讲究无外乎两个方面，一是在材质的选择上，多数以桑树、枣树或柳树为主，这是因为它们的木质有足够的强度与韧性，可以担负一定的重量；条件如果不允许，也有用毛竹取而代之以的，其优点是相对轻巧，弹力更强；缺点是时间久了，可能变脆易折。二是在制作的技艺上，切不可因其简朴而敷衍了事，元朝的王禛对此颇有经验，并将扁担的制作技艺录入到《王禛农书》中：“禾担，负禾具也，其长五尺五寸。剃扁木为之者谓之软担，斫圆木为之者谓之硬担……”其实除了长度有所要求之外，扁担的宽度也有不成

文的规定，大约十公分左右；同时整个外形呈中间稍宽、两端稍窄的梭子形；顶端一般还装有约五公分高的竖立木钉，方便挑运物品时缠绕绳子，不让物品移位窜动。另外还有一种两头翘、形似月牙的翘扁担，这种扁担据说挑东西比较省力，但是掌控得有一定的技巧，否则在使用时很容易翻转过来。——简约而不简单，扁担的工艺美在民间可谓有目共睹。

世间万物，皆通灵性。经常使用的扁担犹如相识相知的老友，那个热乎乎劲儿别提多粘人了；三五天不见，主人更会把它揽在怀中，小心地擦拭，轻柔地抚摸……扁担经过主人日久天长的手泽，仿佛与身体融为了一体，成为人体361块骨头之外的另一根傲骨。有了这根挺直刚毅的傲骨，那些曾经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，便能肩挑粪肥下田间，稻麦的清香充盈辘辘的饥肠；便能身背扁担闯天下，让稚子的笑语回荡温馨的草房。最喜看，晨雾霏霏里，窈窕的村姑挑着水桶，踩着细碎的脚步，风摆杨柳般扭动着腰肢，这不知比走T型台的模特要美上多少倍；最耐看，烈日炎炎的“双抢”(抢收抢种)时节，父亲戴顶帽子，光着膀子，快步穿行在田埂之上，两头的担子悠悠悠悠地闪，肩上的扁担咯吱咯吱地叫，那似乎不是在从事艰辛的劳动，而是在进行快乐的艺术表演；最想看，冬闲兴修水利的日子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挑着沉甸甸的泥土，喊着号子，在堤坝上来回穿梭，那壮美的场景如同宏大的交响乐会，令人震撼，让人亢奋……劳动创造美，扁担能成为劳动中的一个重要因子，自然永远都是美的。



亮翅 许萍 摄

演；最想看，冬闲兴修水利的日子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挑着沉甸甸的泥土，喊着号子，在堤坝上来回穿梭，那壮美的场景如同宏大的交响乐会，令人震撼，让人亢奋……劳动创造美，扁担能成为劳动中的一个重要因子，自然永远都是美的。

在扁担的身上，还有一种令人景仰的人格美，朱德总司令1928年所使用的那根扁担便是其中的典范。这是根用毛竹制作而成的扁担，上面特地刻有“朱德记”三个大字。“铁肩担道义”，朱德的扁担上闪烁的是对革命忠贞不渝的品格，以及与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信念。井冈山军民为了纪念朱德这种身先士卒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还专门编了一歌予以赞颂：“朱德挑谷上

坳，粮食绝对可靠。大家齐心协力，粉碎敌人‘围剿’”。80多年过去了，“朱德的扁担”以其独特的风姿，始终竖立在红色井冈山，增添了中国特色革命史的厚度和力度，成为一座不可逾越的精神丰碑。

如今，扁担早已离开了我们柔弱的肩头，甚至很久就淡出了我们的视野；即使在我们熟稔的乡下，父老乡亲也渐渐从扁担的重压下解脱了出来。然而，我们肩上的担子永远都无法卸下来，也不能卸下来，譬如家庭，譬如事业，譬如责任，譬如道义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让我们紧握那根承载千钧重压而不摧不折的扁担，把它有形或无形地扛在肩上，也许这样才会走得更稳当，更充实，才会真切地感受到：生活需要磨砺，生命需要淬炼！